《周恩来》
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有两套宽敞的病房。一套是为毛泽东主席准备的，他没有住。另一套住进了人，他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总理。

1975年5月的一天，周总理在散步时，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：“你们说实话，我究竟还能坚持多久？”医护人员猛地一怔，赶紧露出笑容，想用几句轻松安慰的话语搪塞过去。

周总理抬眼望着天空，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，忽然坦然地笑了。

他渐渐收起笑容，换上一副严肃的神情：“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，因为还有许多工作，我要做个交待啊。”

医护人员的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：“总理，你叫我们怎么讲呢......”周总理的脸上逐渐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，他缓缓说道：“好了，不用说了。”

1975年6月，周总理毅然拒绝所有医生的劝告，拖着沉重的病体，去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。

签过到，他便朝休息室走去，在门口他就大声呼唤：“薛明，薛明啊！”贺龙的遗孀薛明，闻声抬头，叫一声：“总理！”奔了过来，满脸是泪，周总理紧握住她的双手，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。“薛明啊，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......”说着，泪如泉涌。

贺龙的女儿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说：“周伯伯，您要保重身体啊。”周总理无言地望着她，片刻，平静地说：“我的时间也不长了。”

这令人心碎的叹息，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。

1976年1月8日早晨8点左右，小高像往常那样来接班。简单交接过后，我便要离开了。在门口，我像往常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。

他仍在昏睡着。唉，他这一生睡得太少，太少了！在正常年月里，总理每天能睡4个小时；可是近10年中，天下大乱，总理每天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。什么叫全心全意？什么叫鞠躬尽瘁？什么叫夜以继日、不知疲倦？你只须在总理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。

“老张！老张！”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，他脸色煞白，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着，“总理、总理不好了！”我像被电打了一样，从瘫软中一跃而起，赶忙往下跑去。

下楼后，我看到周总理的床前只站着几名专家医生，其余二十几名医生都已稍稍后撤，环绕四周默立。

我赶紧冲到周总理的床前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“总理、总理！”我叫着，可是手掌却分明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，那么快，那么突然。我慌极了，摸着、抚着，想温暖回来，想把我的热和血输送过去。可是，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，并且像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。我急眼了，叫着：“大夫，大夫，这是怎么了呀？”

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，绝望地叹息道：“唉......不行了......”四周围陡地静了下来，世界哑了一般！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，茫然四顾，我早已不会说话，但是我的心在滴血。

蓦地，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。我哭出了声音，所有人都放开了悲声。

“总理啊——！”